

杜维明文集

自從五四運動以來，讀中國古書的知識分子已

的思維模式。某種程度把傳統力量弄到元原

裏三十年的，但對傳統的理解達到了，

甚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的新中國，舊社會層中

舊社會層一座由改造的過

中鎮況淨。要達到這

五經四書這種對人民的精

神，只有少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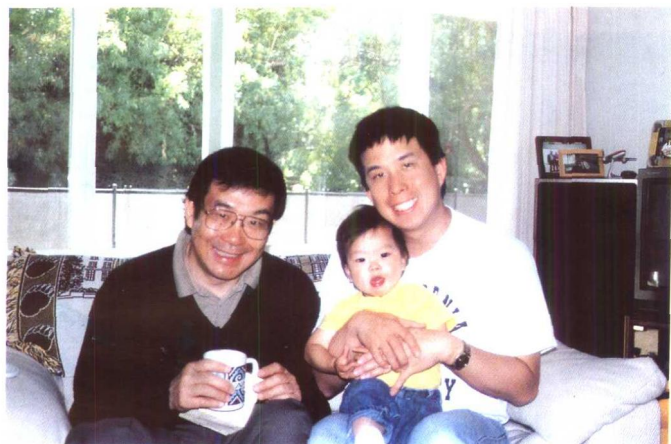
才能得深見其精微乎。

杜维明文集

第 伍 卷

郭齐勇 郑文龙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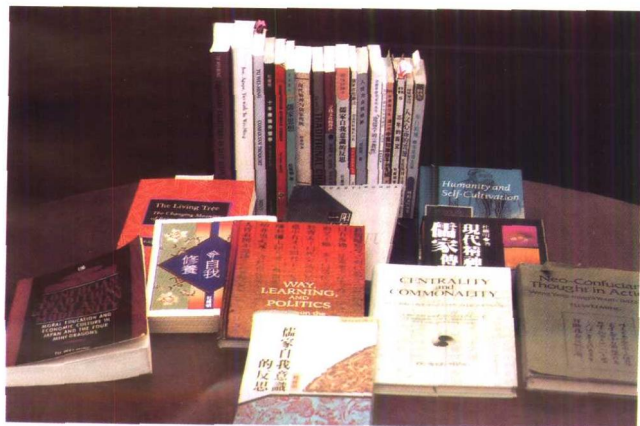
武汉出版社



◀ 1999年在美国加州与长子(龙荪)及长孙(东涛)在一起。



▶ 1999年在康桥卜
阑恩家中招待会上和
美国人类学家克莱曼
夫妇交谈。



◀ 杜维明的部分著作。

目 录

一、中国哲学的特性

试谈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	(3)
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	(14)
孟子:士的自觉	(28)
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	(57)
郭店楚简的人文精神	(62)
魏晋玄学中的体验思想	
——试论王弼“圣人体无”观念的哲学意义	(67)
体用论的动态体系及心学非主观主义	(81)
宋儒教育观念的前景	(84)
宋明儒学的中心课题	(97)
论陆象山的实学	(110)
王阳明讲学答问并尺牍	(134)
《百年中国哲学经典》序	(145)
哲学家的风骨	
——为纪念方东美先生而作	(153)
冈田武彦先生的儒学	(155)
儒学传统的改建	
——钱穆《朱子新学案》评介	(158)
唐君毅的人文反思	(173)

徐复观先生的人格风范	(177)
为往圣继绝学	(190)
徐复观的儒家精神	
——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为例	(195)

二、启蒙反思

民族自觉与民主理想	(209)
儒家的抗议精神	
——谈政治化的儒家	(212)
“五四”的困境在过分的政治化 今天的突破要面对	
四个课题	(225)
儒学传统价值观念与民主	(240)
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道路	(250)
继承“五四” 发展儒学	(254)
化解启蒙心态	(261)
为中国的“公民社会”催生	(263)
自我认同的谱系:兼论儒家与自由主义	(266)
儒家传统的启蒙精神	(284)
关于现代学术问题	
——与李慎之先生对话	(293)
“五四”·普世价值·多元文化	
——与袁伟时先生对话	(307)
在“儒学的人论”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322)

三、论体知

从身、心、灵、神四层次看儒家的人学	(329)
孔子:人的反思	(337)
论儒家的“体知”	
——德性之知的涵义	(342)
身体与体知	(354)
从“体知”看人的尊严(提纲)	(362)
儒家“体知”传统的现代诠释	(364)

四、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以外缘为中心	(379)
关于文化中国的涵义	(409)
关于“文化中国”与儒学发展	(416)
培育“文化中国”	(427)
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	(430)
减少内耗 加强协力	
——“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处之道	(439)
关于“文化中国”若干问题	
——与袁伟时先生对话	(442)
从“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看儒学发展的困境	(454)

五、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

文明竞赛？

- 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473)

- 以“文明对话”取代“文明冲突” (476)

流向全球社群的儒家传统

- 儒联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481)

- 儒家伦理与全球社群 (484)

- 家庭、国家与世界：全球伦理的现代儒学探索 (486)

- 人文精神与全球伦理 (501)

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

- 关于《世界汉学》创刊的专访 (524)

- 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 (550)

- 关于儒家的人文精神 (576)

- 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582)

儒家教育理念

- 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 (584)

儒家人文关怀与大学教育理念

- 在岳麓书院创建102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591)

- 人文学者的社会责任 (597)

- 人文学科与公众知识分子 (600)

- 儒家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 (609)

人格发展的全幅历程

- 艾律克森的心理反思 (612)

-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实践 (623)

联合国50年

- 发展高峰、媒体霸权和台湾意识 (626)

六、回应与沟通

剖析儒学传统的问题性

——答冷德熙评《人性与自我修养》 (633)

宏愿、体知和儒家论说 (639)

——回应冯耀明批评“儒学三期论”

儒学论说的生命力

——兼答冯耀明先生 (643)

哈佛访谈 (650)

贵阳访谈 (667)

武汉大学访谈 (689)

北京大学访谈 (701)

传统儒学如何定位现代 (706)

此心光明 亦复何言 (711)

附录一 杜维明年谱简编(胡治洪 郑文龙编) (716)

附录二 杜维明论著编年目录(1965—2001)

(郑文龙 胡治洪编) (723)

一、中国哲学的特性

试谈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

中国哲学这条源远流长的思想大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潮流荡漾的春天，有巨浪滔滔的夏季，有月印万川的秋夜，也有冰封两岸的冬日。

早在新石器的河姆渡及仰韶文化时代，也就是目前考古实物可以溯源到的中国地区最早的原始社会，中华民族的祖先好像已具有反映特殊意识形态的艺术风格。商周以降，不仅礼乐制度灿然文备，而且继续向人文精神发展的趋势大体完成。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万壑竞流、百家争鸣的盛况，为古代哲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历经秦、汉帝国，大一统的专制政体略具规模，由儒、道、法、阴阳等流派交互影响所汇集而成的政治文化也渐臻稳定。

继而合久必分，魏晋玄风一扫东汉的经学名教，开辟出一条幽深秀丽的清淡思潮。接着，因受南亚宗教长期的滋润，把隋唐盛世灌溉成宏扬佛法的沃土。宋元时代，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激荡之下，承接孔孟“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身心性命之教，为东亚儒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局面，使得洙泗源逐渐成为中国的明清、朝鲜的李朝和日本的德川三大文明的主流。近百余年来，饱经欧风美雨的冲击，这条气魄雄伟的思想长江，更展现了大开大合的新形势。

固然，历史如此悠久、内容如此丰富的思想传统，象由无数水珠所凝成的巨流，不是用简单的构图即可表示的。不过站在哲学史的立场，一个汇集了千百支流、穿过高山峻岭和草原平野浩浩荡荡地继续了几十个世纪的思想长江，即使迂回曲折，变幻多端，但其一泻千里，挟泥沙而下，从西到东注入大海的方向则大体可寻。本文的目的

即是以三个“基调”为线索,对中国哲学的方向性作初步的、因此也是尝试性的探寻。

存有的连续

瓦石、草木、鸟兽、生民和鬼神这一序列的存有型态的关系如何,这是本体论上的重大课题。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这种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的“存有连续”的本体观,和以“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为神界、凡界的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美国学者牟复礼(F·W·Mote)指出,在先秦诸子的显学中,没有出现“创世神话”,这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征。这个提法虽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一些争议,但它在真切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上,有一定的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不追求第一原因或最终本质等抽象答案,不向超越的、外在的上帝观念致思,而把用心的交点集中在生命哲学的本身,这是一个很值得作深入研究的课题。古希腊哲人因探索宇宙根本元素而在朴素的唯物思想和逻辑方法的发展方面大放异彩;基督教神学家因苦参上帝存在的意义,在开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领域方面,也有独到的贡献。相形之下,古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既缺少了认识自然的科学,又忽视了礼赞上帝的神学,颇有见绌的意味。但是,与其说中国哲学因为强调现实人生的道德、艺术、政治和社会,而忽视纯物质和纯精神两大价值领域,毋宁说中国哲学因为立足于生命世界之中,所以不曾出现西方哲学摇摆于唯物与唯心、主现与客观、凡俗与神圣之间的现象。的确,中国哲学的思路,常以既属物又属心、既属主又属客、既属人又属天的“存有连续”的形式标出。这种涵盖天地、兼容并包的思想方法,在历史上确曾阻碍了科学的认识论的发展,但同时也防止了神学的泛滥。

不过,站在20世纪后期的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观点,中国哲学这

个基调并不落伍,而且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都还有极明显的优越性。我们不必因为某些先进的物理学家用“道”的观念来分析基本粒子的运作方式,或因为某些杰出的生物学家用“阴阳”的模式来解释细胞分子的结构和功能而沾沾自喜。但既然有好几位尖端科学理论家为了突破机械的二分推理方式而提出类似“存有连续”的观点,这对我们重新检讨中国哲学的特质应有所启发。举一例当可说明问题。

中医以阴阳、五行、气、骨、精、血等观念来解释一个人的健康状况。这套诊断的方式和西医根据所谓九大系统的生理结构来剖析人体的步骤颇不相类。表面上,后者是针对客观情况把经过长期实验而获得的科学理论应用到特殊病例的科学方法;前者则好像是靠“望、闻、问、切”也就是望气切脉等特殊的主观经验积累而成。因此,一般的印象是:如果中医的结论不能在西医所显示的科学基础上找到根据,它们最多只是尚待证实的假设而已。但是,不可否认,从解剖尸体、检验病菌等研究途径,把人体区分成骨骼、肌肉、消化、呼吸、泌尿、生殖、循环、神经和内分泌九大系统,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某些生理或病理现象的解释和处理,并不一定比“经脉气血”之说要高明。

针灸治疗在止痛学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已是国际公认的事实。我们应当追问:在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这是否仅属偶发的特殊现象?如果不是,这种治疗法和中医其他门类的关系如何?以“穴道”的观点来了解人乃至牛、羊、狗、马的健康状况,是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到底根据的是何种理论?它和西方神经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的联系与区别何在?一个看起来无关宏旨的“疼痛经验”,部分因受针疗的刺激,目前在欧美医学界已掀起了巨大的科研浪潮。以疼痛及其控制的专研为中心课题的“边缘科学”,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美国。在短短的10年之间,“痛学”已成为西方医学界要综合生理、心理、生化、神经(包括脑、脊髓和神经网络)等专业方能共同探索的新课题。在当代医学对何为生命(第几期的胎儿才算“人”)、何为死亡(脑波停止能否即判定为“尸”)之类基本问题都还争论不已的时候,“疼痛”这个至少牵涉到生理、感觉和认知三大层次的既普遍而又复杂的人生经

验,当然更棘手了。

我们知道,针灸学中所谓“得气”的“气”,本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因此指涉的范围极广。从草木瓦石到生灵鬼神,根据传统的说法,都由一气贯穿。身体固然是气,心知、灵觉、神明亦无不与气有关。因此,中国哲学的名词中,有构成任何事物都不可或缺的阴阳之气,有只能由特殊生命才能表现的精气、灵气和神气,也有存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这种以“存有连续”为基础的提法,究竟在现代哲学和科学上有没解释力和说服力,要经过严谨的全面分析。假若只因为和流行的西医观点不尽相同而加以抛弃,那就和王阳明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格调相去不远了。

有机的整体

李约瑟(J·Needham)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中,指出了“有机”观念在中国思想里的重要性,并且一再表示,这个和道家关系特别密切的基调,在促进中国生化学和医学的成长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李氏的论点,站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立场,虽然只代表了一大流派的意见,而且他对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解释也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强调“有机整体”是中国宇宙观的特色,确有深长的意义。

有人把中国的“有机整体”观和原始民族的泛神论或自然崇拜混为一谈,导致把先秦的“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西汉的“天人合一”乃至宋明的“万物一体”等中土哲人的智慧结晶,认为是主观迷信的结论。然而,以“有机整体”为基调的宇宙观,在哲学上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科学上又有深刻的含意,绝非靠肤浅的客观主义即可窥破的一偏之见。其实,“有机整体”观和康孟勒(Bahy Commoner)所谓生态学中的四大原则,颇有不谋而合之处。兹简单分述如下:

(一)物物相连 从全球的生态系统着眼,大至宏观的阳光、空气和水分,小至微观的草木沙尘,都互有或疏或密、或简或繁的连锁关

系；其中的线索，至少在理论上，皆可依循科学分析一一予以厘清。据此，程颢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生观，不仅不是空谈，而且是真有所见的实理，可以成为从全面观点考虑生态关系的基本命题。

(二)物质不灭 存有形态之间虽然变幻无穷，因而在我们的意识中常出现生灭的客观现象和存亡的主观感受，但从浩浩大化的宇宙本身设想，则绝无得失可言。自从天地交泰万物化生以来，无中生有是否可能不得而知，但存有世界之内的物物之间，虽不乏错综复杂的转化痕迹，但基本物质永恒不灭，则是可以肯定的。

(三)自然趋向最可靠 根据美国天文学家绥根(Carl Sagan)综合各种资料所作的推测，地球至少经过 45 亿年的演化才逐渐形成一个适于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根据哈佛大学巴洪(Elso Barghoorn)教授的鉴定，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生物化石亦有 31 亿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最原始的生命形态大约在 30 多亿年前就已出现了。然而，考古人类学家最大胆的推测，仍不能把人类的起源追溯到四五百万年前，亦即地球年龄的千分之一。如以我们祖先创造的物质文明为准，人类广义的历史至多不过是地质年代的百万分之一而已。在宇宙演化历程中，人类所创造的人文世界，如果没有大自然恒常贞定的支援，绝无生存之理。有了这一层认识，“天人合一”的宗教体验，乃至以艺术心灵礼赞名山大川的宇宙观，不能说完全没有哲学意义。

(四)取此失彼 以移山填海的冲劲征服自然或以人定胜天的抱负改变环境，固然都是以动力横决天下的现代精神的具体表现，但是如果不注意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正视“适度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正确应用，不考虑影响深远甚至无法挽救的后果，顽固地大干蛮干，以致破坏了生态的稳定，不仅得不偿失，也许连最珍贵的资源和如此多娇的大好河山都因而永远变色了。

中国哲学传统中“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处世之道，也就是以虔敬和诚笃的戒慎恐惧之心作成已成物的修养工夫。站在生态学的立场，仍有一定的价值。“有机整体”这个基调可以赋予崭新的时

代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譬如传统中国有“化生”的说法，表面上，这个不仅在民间广为流行而且连大思想家朱熹也确信不移的观点，是一种没有科学基础的传闻。但是，认为生物本由无生物演变而来的说法，真的毫无道理吗？固然，朱熹推想蛆虱之属的出现是自然化生的结果确是臆度之辞，不过，这个误用化生的例子，并不能推翻无生物和生物两大存有系统的有机联系。同理，明朝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所谓“化生则天地为父母，形生则父母为天地”两句话，也不必斥为主观迷信，而可以当作是对“有机整体”这个哲学题有所了悟的证道语：归根究底，我们都是化生而来，因此宇宙万物都是赐予我们生命的父母，我们应当以敬畏的心情对待大自然；同时，正因为我们也都是形生而来，赐予我们生命的父母就像大自然一般对我们有天长地久的恩泽。

上述两句富有诗意的对句，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把人视为“存有连续”中的一个环节和天地万物发生有机的关联，而不是看做独立于自然之外由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所创造的特殊灵魂。不过应当说明，在一气贯穿的存有世界中，人这个环节虽然和其他存有形态紧密联系，因此不发生脱节的现象，但人既“得天地之秀而最灵”，总有不能和一般动物相提并论的精微处。“人禽之辨”成为中国哲学的重大课题绝非偶然。不可否认，在三教中只有儒学堪称“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然而，即使在释、道两家，人的问题——如何体无、如何成佛之类仍居于主导的地位。有了这段说明，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思路。

由于中国哲学强调以复杂的有机观点来认识宇宙和人生，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论或以人为万物主宰的人生观，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哥白尼的地动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两个震撼欧洲神学界的思想革命，如果发生在同时代的中国，即使未成为被大多数学人所欣然接受的定理，至少也会有一些“想当然耳”的知音。

最后，附带一提，从“化生”这个例证可以推知，“有机整体”并非